

清明

阿惠 / 著



红旗出版社

清明

阿惠
著

红旗出版社

[24] 1.5

378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清明 / 阿惠著.

-- 北京: 红旗出版社, 2014. 7

ISBN 978-7-5051-3171-2

I. ①清… II. ①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63906号

书 名 清明
著 者 阿惠

出 品 人 高海浩
总 监 制 徐 澜

封面设计 周天宁
责任编辑 陈文君

出版发行 红旗出版社

地 址 (南方中心) 杭州市体育场路178号

邮 编 310039

编 辑 部 0571-85311182

E-mail hongqil608@126.com

发 行 部 (北京) 010-64036925
(杭州) 0571-85311330

欢迎项目合作 项目电话 (北京) 010-84026619
(杭州) 0571-85311182

图文排版 杭州如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

1 / 32

字 数 156千字

印 张 8.75

版 次 2014年7月北京第1版

2014年7月浙江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51-3171-2

定 价 38.00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·负责调换

春分后十五日

斗指乙

爲清明

時萬物皆潔齊而清明

蓋時當氣清景明

萬物皆顯

因此得名

目录

001 · 第一章

伊在放羊时仰头就能望见这些坟茔，村子里的人也都能望见，由此带来的一种感觉，似乎逝去的并未真正逝去，至少祖先们还在山上默默注视着他们的子孙。

087 · 第二章

若让目光越过对岸新旧交替的楼房，视线便被一座形如黛螺的芒萝山所挡，或许只有它，岁岁年年未曾改变。伊知道沿江溯回，终能抵达自己的家乡，眼前的流水中必也掺和了若耶溪的水质，只是那份清澈，早已不在。

195 · 第三章

画师眯缝起双眼，像鉴赏艺术品一样在伊的身上四处游弋。伊还从未接触过如此放肆的目光，隔着案桌，仍能感觉他的眼光像把无形的剪刀一样将自己剪得体无完肤。良久，好像鉴定有了结果一样，画师收回目光，直言不讳地问：“愿意做模特吗？”

第一章

其如别人源火葬，且为罪首只
坐银顶小。良辰青的融寒土回西落落坐，不遇山雨散西村
高凉，林兰王村一官才回来客到，客到小小似一前日，南隐山
聚头变映身人，洞前看青，朵前白古村一干和春回，米余十
只一官，地出出时好景。客前时是那里好，春风具好，果珠和
，夹夹我个是玄好要回的主好，与不遇到土林兰王去春好晴喜
人衣一春土木衣一，好过好。客前时是个春会宝一过过八回
春出到，过春回开高住自，其村小小的出春年中土木管山青以
过，过春回一木管山青回春回干到——好春回人回春回好一好
，吉春回春回好春回大前小好里好，好春回一二春回土上春回春
，”。上春回春回好春回大，干遇人美个是玄好”
春回春回好春回春回，春回春回是春回春回，春回春回
，春回春回春回春回春回”；好春回一春回春回春回，春回春回
”！春回春回春回春回1

江南，在一片波涛起伏的山丘之中有一块小小的地坪，名曰桃源坪。坪北面的山脚下坐落着一个村庄，名曰紫阆，取其“紫府洞天，阆苑仙境”之义，这里一共散落着百来户人家。

山村背傍一座藏绿山，山上常年烟雾缭绕，一条潺潺流淌的若耶溪越村而过，碧水流芳，溪边芳草离离。若是天气晴好，便能见那藏绿山倒映于水中，山随波动，云由水生，景色十分怡人。古人有诗云：别梦依依曲水家，吴江枫落夕阳斜；多情

只有耶溪月，犹为愁人照晚花。

村西麓的山脚下，坐落着两间土灰墙的青瓦房。小瓦房坐北朝南，门前一处小小院落，院落东隅长有一株玉兰树，冠高十余米，初春时开一树洁白的花朵，清香满院，入秋则变成绿叶红果，饶具风姿，这里便是伊的家。据说伊出生时，有一只喜鹊飞落在玉兰树上啼鸣不已，接生的阿婆说这是个好兆头，因儿以后一定会有个好的归宿。俗话说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这青山碧水之中孕育出的小小精灵，自打离开襁褓起，便出落成一副伶俐可人的模样——眸子跟若耶溪的溪水一般清澈，脸蛋跟剥了皮的杏仁一般娇嫩。村里好心的大婶对伊的母亲断言：“这丫头是个美人胚子，长大后你们能享福了。”

听了这番话，母亲心里乐滋滋的，回家后把这话传递给伊的父亲，父亲却有另外一层想法：“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，以后哪还会记得我们！”

六岁那年，伊背起书包到一里开外的小学堂去上学，书包其实是母亲用一块旧帆布缝成的布袋，再缀上两根带子而已，而小学堂也只是位于桃源坪一角的一座祠堂。

伊喜欢小学堂，青石板的地面诉说了年代的老旧，拆了神像的大殿保持着一份神秘的庄严，伊的教室宽敞明亮。学堂的周围栽满桃树，桃花开时，远远望去桃源坪一角笼罩在一片粉红当中，这是伊最为喜欢的景致，可村民们对此都熟视无睹。

伊的老师是一个戴眼镜的慈祥老人，老人被公认为是村子里最有学问的人，据族谱记载，其祖父乃是前清的秀才，之所以没来得及赶上光宗耀祖，是因为后来改了朝换了代。

伊在学堂里是个文静的女孩，写的字和伊一样秀气，为此没少得老先生的赞许，只不过先生的赞许更多停留在脸上。倒是有一回，老先生对着班上几个吵吵嚷嚷的孩子慨叹道：“唉！如果你们都能像王小娟一样，我就省心了！”这是作为教师对学生的一句高评。古语云：今有璞玉在此，虽万益，必使玉人雕琢之。当时王老先生就怀了充当这玉人的心意，可惜事情的发展往往非人之所愿。

伊听母亲说过，自家的名字就是王老先生给取的。伊的小名叫娟娟——秀丽而美好的意思。

若耶溪上架设着一座青石板的小石桥，桥墩的斑驳来自于溪水有力的冲刷，一些原始的青苔在石壁上悄然蔓延，平添了岁月的皱褶。

过了小石桥，靠近村口的地方长有三棵千年大樟树，躯干伟岸，盛夏时铺一地浓荫于溪畔，成为村民劳隙间乘凉憩息的好场所。

伊每天一放学就匆匆往回赶，一过小石桥便解下书包放在樟树脚下，然后在附近一处茅草丛中找出事先藏好的镰刀，割

好一大捆羊草后才回家。伊必须这么做，上学前父亲曾交代过她：“要想念书得把家里几只羊养大了，卖了可交来年的学费。”

大樟树躯干上留有许多细小的洞孔，是早年日寇进山清剿时所留下。伊贴在洞孔上张望过，依稀能见到里面黑锈的脏物。当然，历经磨难的大樟树没有丝毫萎缩的迹象，年年照样枝繁叶茂，而羊群在伊的饲养下也很听话。每到星期天，伊便赶着羊群去溪边吃草，看着它们一天天长大，伊心里就对未来充满了无限希望。

伊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，中等个头，一张棱角分明的黝黑脸庞，其貌不扬。除了侍弄庄稼外，父亲还懂点民间偏方，乡下人称谓“草头郎中”。平日里左邻右舍有个头疼脑热的几帖药下去就能完事，这也让父亲在村民中享有一定的敬誉，然而这样的光阴并不长。伊读二年级时，父亲在一次采药途中跌伤了腰，重点的体力活吃不消干了，这对一个庄稼人来说可是致命的，平日只能到田间地头干些轻微的活，生生把一副家庭的重担压在母亲身上。好在母亲也是庄户人出身，年轻时虽长得标致倒也没有娇生惯养，挑得起担下得了地，在母亲操持下一家人还能够温饱度日。

腰伤初始，不能去采药的父亲像丢了魂。傍晚时分，伊常常看到父亲独个儿端着饭碗踱到院子中，边吃边眺望着远方黑漆的山峦，那眼神就像娟娟看着小羊一样，充满了眷恋与不舍，

最后总是神情黯然地趑回屋内。

转眼间伊弟弟也到了入学的年龄。

星期天的傍晚，夕阳把最后一抹殷红挂在天际，作为向这一天的道别。伊把羊群赶进羊圈后，费了番周折，将四处闲逛的几只芦花鸡关进鸡舍。这时，坐在门口纳鞋底的母亲叫住了伊：“娟娟，过来，妈给你说个事。”

伊长这么大还未听母亲用这种口气跟自己说过话，心里好生奇怪，于是过去坐在门槛上，一双小手托着下巴只待母亲发话。

母亲停住手中的活计，低头半晌却没吱声，不过最后还是开了口：“娟娟，明天起你能不能不去读书了？”

母亲话音未落，伊的眼泪哗一下流了下来。伊仰着小脸用一种十分委屈的眼光盯着母亲。做母亲的忙腾出手来替伊抹眼泪，一边抹一边声音嘶哑地自辩：“不是妈狠心呀！娟娟，不是妈狠心……”

伊记不清母亲絮叨了什么，但心里清楚自己说什么也没有用了，因为伊知道与弟弟相比谁个在父母心中更重要。伊幼小的心灵并不知晓这将意味着什么，但一种被遗弃的伤心却让伊在尔后的日子里一直失魂落魄。

伊没勇气再去学堂，到第二天晚上，王老先生串门来了。伊正在灶头烧开水，眼睛被灶膛冒出的柴烟熏得不时流眼泪。

伊听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，只听得王老先生和父亲絮叨了好长一段时间，有几回老先生嗓门颇高，显得有点激动，而父亲只一味唯唯诺诺地应和。到最后，伊听到先生重重地叹了口气……伊起身拿热水瓶时，发现老先生已经出了门，又惊讶地发现父亲额头青筋毕露，睇过来一眼，眼光中含有一种说不出的愧疚。

放羊，成了伊对未来日子的一种寄托，有着实实在在的意义。夏日夜晚还要为做作业的弟弟打蒲扇，驱赶身边的蚊子。弟弟喜欢吃螃蟹，做姐姐的有时会下到若耶溪里去捉。小螃蟹喜欢躲在石头底下，每每搬开几块石头就能捉到，有时候一块石头底下就有好几只，让伊一阵手忙脚乱。母亲将捉来的小螃蟹和了面粉，放入油锅一炸，再撒入点盐花，就有了一张黄澄澄、香喷喷的面饼，这是童年里最让伊高兴的事之一。伊会分到其中一角，其余都让馋嘴的弟弟一人独享了。伊一点也不感到委屈，在伊幼小的心灵里，凡事让着弟弟一份，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。

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，伊都能望见以前的同学兴高采烈地从小石桥上过来的情景，伊的眼睛中充满了无限羡慕，有时候手里捏着把青草整个人就呆在了溪畔。

伙伴中有一位叫仲文，是村长家的小儿子，长得像根毛竹竿——又高又瘦，伊不太喜欢他，因为他和他哥仲武一样喜欢作弄人。另一位长着憨厚圆脸的，单名一个涛字，身边一只叫“大灰”的狼狗总跟他形影不离。村里人叫他八哥，因为他学八哥

鸟叫的声音很像。

八哥的母亲是个生性泼辣的寡妇，丈夫几年前替别人家的新房上梁时摔死了，所以学堂里八哥最记恨人家提父亲的名谓，谁拿这个取乐他只有挨揍的份儿，仲文就吃过一次亏，以后再没敢招惹他。八哥这人不坏，会趁别人不注意时把梨子或杨梅什么的偷偷塞在伊的课桌下。“八哥！八哥！”伊也这么叫他，伊一叫他就笑，笑起来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伊离开学堂后，八哥俨然成了弟弟的保护神，有他在，没有一个同学敢欺负弟弟，因为八哥身子骨壮实，作为砖瓦匠的后代，这多少有点遗传的因素。大灰是他父亲在世时从山外带来的，现在，这成了八哥对父亲唯一的念想，容不得别人怠慢。大灰很听话，八哥进学堂后，它独自在坪上玩耍；放学时，只要八哥站祠堂门口一声呼哨，大灰立马飞奔而来。

八哥常来找伊玩，有回捉了一只漂亮的翠鸟来，这种鸟的巢筑在岩缝里，很难捉到。八哥在鸟爪上系了根细细的绳子，自个儿在草地上跑来跑去，像放风筝一样想把鸟儿放到半空中，大灰也撒着欢儿来回奔突。伊兴致勃勃地看着他们玩，但翠鸟总是飞着飞着就一头栽下来，伊心有些不忍。

“八哥，还是放了吧！”伊喊。

“放了？哪有这么容易！你瞧！”八哥收住脚，嘟着嘴拧起右臂上的衣袖，胳膊上爬着几条蚂蟥似的血淋淋创口，这是抓

鸟时被有刺的灌木划破的。

“呀！疼不疼啊？”伊一声惊呼。

“没事！”八哥拍拍自己厚实的胸脯。

“等我一下。”伊跑开了。

伊回来时一张小嘴里不知嚼着什么东西。“把胳膊伸出来。”

伊说话有点含糊不清。

八哥听话地把受伤的胳膊伸出来。

伊把嚼烂了的马兰头吐在手心，轻轻敷在创口上。“等会就好了。”伊蛮有把握。

“你先拿去吧！”八哥一只手捂着胳膊不能再玩，想把翠鸟让给伊。

“我不，它会摔死的！”伊把两手背在身后退后几步，眼睛窥着八哥拿绳的手。

“那好吧！”见伊有些不高兴，八哥万分不情愿地把绳递给伊，“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好了！”

这下伊开心了，赶紧上前去把鸟绳接过来，收拢后，爱怜地轻轻抚摸着翠鸟漂亮的羽毛，然后解开了绳结，双手捧着翠鸟往空中一抛——“飞吧！”两人异口同声地喊。

离开束缚的鸟儿箭一样向藏绿山飞去，一会儿工夫就不见了，伊笑吟吟地望着翠鸟飞去的山林。

“唉！就这样没了！”八哥叹了口气，满脸懊恼。

同学中除了仲文和王涛，还有一位叫春兰，是伊穿开裆裤时就结下的好朋友。

放学后春兰常跑来和伊一块儿踢毽子，伊的毽子踢得好，踢起来很难有让它落地的机会，伊踢一下嘴里唱一句，唱的是民间用于记数的歌谣：“燕子燕，飞过天；天门关，飞过山；山头白，飞过麦；麦头摇，飞过桥……”伊两条小辫子跟着节拍一甩一甩，春兰眼巴巴蹲在一边看，伊有时不忍心，踢一会儿故意让毽子落了地，好给春兰一个踢的机会。

伊最不愿看到王老先生过桥，不知什么原因，每当这时伊会转身装去吆喝羊群：“去，去！到那边吃去！”

刚入学的弟弟有时会问一些很幼稚的问题，有一次弟弟问：“姐，为什么月亮有时候是圆的有时候是弯的呢？”

做姐姐的说不出来，只好这样骗他：“月亮生气时是圆的，月亮高兴时就弯了。”

“哦！”弟弟恍然大悟。

日复一日，伊细心照看着羊群。转眼间弟弟已升入三年级，有一天伊替弟弟整理乱七八糟的杂物时，发现了一些丢弃的书本。伊把它们一一理平，回头到村长家讨了些旧报纸，给每本书都做了个封皮。以后再去放羊时，伊偷偷带上一本看看，可总有许多生字认不出来。

一天傍晚，伊正准备赶羊群回家，远远看到王老先生站在

大樟树下向自己招手，伊看看自己身边没其他人，确定是在招呼自己，有点不情愿地跑上前，叫了声“老师好！”王老先生从破旧的挎包里摸出一本崭新的《新华字典》来递给伊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好好学吧，以后会有用处的。”

伊的小脸憋得通红，使劲点了点头。以后，伊再看到先生过桥时就不那样子吆喝了。

伊放羊处是一大片绿草地，此一段溪水尚浅，最深处也刚刚没过成年羊的背部，再往下溪水就越来越深。村子里也有人靠了这溪水为生，就是专事打鱼的，叫水根。此外还有两户猎户，不过他们只在晚上出门，平日里和所有庄稼人一样，侍弄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。

水根叔家安在若耶溪畔，是一座父辈留下来的吊脚楼，一半立在岸边，一半靠几根木头支在溪上。水根叔早过了娶妻之龄，因为家境贫困，所以到现在还是光棍一条，靠打鱼养活自己和自己的老娘。水根叔这人长得其实并不差，一张白皙的长方脸，身材高挑而结实，光膀子划船时胳膊上满是一疙瘩一疙瘩的腱子肉。叔水性极好，屏气能泅很长一段时间，怪不得懂点《水浒传》的乡邻都称之为“浪里白条”。

农忙时叔常过来帮父亲耕地种田，除了管饭不肯要任何工钱。伊觉得水根叔跟父亲有很多相同的地方——两人都喜欢喝